

只要足够好，诗篇和小说最终会在一个高点上相遇 邱华栋：我是一个年轻的老作家



《编织蓝色星球的大海》邱华栋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1年3月出版

以诗意为密钥，以故事为线索，与读者一起探寻文字里的时空、风景与生命。五一假期的第一天，著名作家邱华栋携小说集《哈瓦那波浪》与诗集《编织蓝色星球的大海》《光谱：邱华栋1986—2016诗选》做客良友书坊·塔楼1901，举办签售分享会。用他的话讲：“伟大的诗篇和伟大的小说，只要都足够好，最终会在一个高点上相遇。”



《哈瓦那波浪》邱华栋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年8月出版

言的黄金和闪电，写诗总是能够锤炼语言。写诗、读诗，能够保持对语言的敏感。人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就感觉到了语言的魔力。邱华栋开始接触文学就是从诗歌开始的，“诗的特殊性在于浓缩。浓缩到了无法稀释的就是诗。我总是在早晨起床后和晚上睡觉前读诗，以保持我对语言的警觉。”

“我希望我的小说有诗歌语言的精微、锋利、雄浑和穿透力。”邱华栋这样阐述诗歌和小说的关系：伟大的诗篇和伟大的小说，只要都足够好，最终会在一个高点上相遇。

>>>写短篇，以短胜长以险胜出

邱华栋一直喜欢写短篇小说，到现在已经写了180多篇了。

“我小时候在武术队训练了六年。”邱华栋说练武术的人都知道一句话：“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他解释，短篇小说，因其短，因此是很“险”的。险，可以是惊险、险峻、险恶、天险、险峰、险棋、险要、险胜等等。可见，短篇小说，虽然篇幅有限，但是却可以做到出奇制胜，做到以短胜长，以险胜出。“每次写短篇小说，我都把结尾想好了，因此，短篇小说的写作，对于我像是百米冲刺——向着预先设定好的结尾狂奔。”

“我写小说，往往由一个很小的灵感或者细节延展开来。”《哈瓦那波浪》这本小说集中的同名小说，写作缘起，是邱华栋出访古巴的时候，不经意地在咖啡厅里看见一个表情忧郁的华裔少年，一个人坐在那里的样子。“他的孤单和忧郁让我记忆深刻。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对邱华栋来说，每一篇小说的出发点，都是由一个很小的感觉、印象，逐渐地被自己的经验和想象扩展填充起来，成为一篇篇小说的。“从十五六岁开始写小说，到现在如果还要继续写，我还能超越自己吗？我经常问我自己。在题材上我还能出新，在表现手法上，我的技巧更加纯熟，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邱华栋“友情提示”读者们：“如果转动地球仪，去寻找我的小说主人公所活动的场所，会有很有趣的发现。”

>>>写作，在量产中越写越好

“我认为，一个作家必须要有基本产量。”在邱华栋看来，写作的关键是要有进步，越写越好，有变化。“我感觉我是在不断变化的。”他认为，每个作家一生可能只有一两部代表作，其他作品全是铺垫，每个作家都有量的定数，但多写了，杰作才可能写得出来。

“我是一名年轻的老作家，每年的产量都很固定。我的写作是属于慢慢爬坡上坎的那种。”邱华栋总结自己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十多部，分为两个系列：一个是描写当代北京城市生活变化的《夜晚的诺言》《白昼的躁动》等，另一个是历史小说系列《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等。另外，还写有28部中篇小说，大都书写了都市经验和个体生命的生长。还创作有短篇小说系列《社区人》《时装人》，以及系

列小说《西北偏北》。“当代题材的写作使我有种‘与生命共时空’的感觉。历史小说写作，则需要展开对历史的想象，这都很有趣。”

在大学里大量阅读，被不断滋养和提升，后来又到北京工作和生活，三十年里写作对邱华栋来说很重要，“写作主要是内心的需要，通过写作，不断发现我自己，表达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

>>>写诗，保持对语言的敏感

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邱华栋笑言自己算是1980年代的校园诗人。如今，诗还在写，只是从创作数量上讲，比以前要少得多了，但是也出了好几本诗集。此次来青签售的诗集《编织蓝色星球的大海》，出版于2021年4月，“大都是二三十岁时写的，精选了一百多首。”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写诗？邱华栋回答：“诗是语

AI已全面进入生活 教育需要强调创造力 郝景芳勾勒“50年后的人类生活图景”

>>>与人工智能“共生”

“人工智能已全面进入我们的生活”。ChatGPT等的横空出世让众人各种感慨，而郝景芳很淡定地表示，那些所谓的大数据推送，其实都是人工智能的应用，“AI分好多层次，最简单的AI层次就是算法推荐。”她举例说人脸识别、机器人客服甚至城市交通优化等等，都是AI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体现。

“我们与其对抗技术，不如与技术共生。我们了解技术背后的原理越多，越能够预测技术发展的时代趋势。”郝景芳曾出版过科幻小说《人之彼岸》，其中有六篇是关于人工智能的，她还书写过《中国前沿：不如问问科学家吧》，对诸多前沿科技进行了实地探访。所以，她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有更多发言权，“目前的AI都是基于人类给予它的目标函数的设定来运行的，包括对话机器人，它们还没有迭代目标，也没有自选目标的能力，即使GPT这么聪明也不行。”所以要出现所谓“进化”了拥有自主意志的AI，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暂时看不到这个方向的可能性。”

当然，AI技术的发展如同其他学科的发展，都是阶梯式的。郝景芳说就像基础物理领域，都五十年了，一直都处于平台期，没有什么新发现，但是不能说基础物理已死，只能说现在还没到再上一个大台阶的时候。同样的道理，AI技术的进化迭代，也在等待下一个“大台阶”的到来。

“与AI共生”是郝景芳的建议，她说AI对人类来说，可能是工具，是助理，甚至是工作伙伴。“能做到这样共生的程度，跟着AI一起向前进化，永远都不会失业。”

>>>“补充教育”激发创造力

《不焦虑父母俱乐部》是郝景芳此次青岛行与读者分享的新作，这是她结合自己的育儿经验给出的“教育配方”。

“既然基础教育一时半会儿不会变化，那就只能靠补充教育了。”郝景芳做通识教育是希望能够通过补充教育，激发这一代青少年被应试教育扼杀的创造力，让他们能够贴近前沿科技领域抑或文化艺术领域的时代发展要求。

郝景芳所创办的童行书院已经完成了一套以创造力培养为主要目标的教育体系。从最初针对3至12岁的孩子，拓展到现在的18岁。她希望能够把这一补充教育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青年群体。

做教育的同时，郝景芳还在继续科幻创作，“科幻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成长。”她的核心目标是写出“中国英雄在未来世界的成长。”同时，郝景芳还想做很多科研方面的事情，“我想做的比较偏纯科研。将来我可能会回到天体物理专业领域。”如果有足够的资本，郝景芳表示不会选择马斯克做的太空移民那种规模空前的巨大工程，“我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去投资建设新的望远镜，去做纯理论的宇宙相关研究。”

本版撰稿 贾小飞

当大多数读者还在把郝景芳仅仅定义为“科幻作家”时，她已经创办儿童通识教育品牌“童行书院”六年了。近日，郝景芳携部分新作在青岛书城与读者面对面，勾勒“50年后的人类生活图景”。为什么是50年？“对于我们科幻作家而言，最少也得写50年以后的事，50年至200年这个尺度相对比较有发挥空间，读者会对小说人物的生活有代入感。”她认为AI已全面进入大众生活，此时，更需要强调创造力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性，“让孩子们能够贴近前沿科技领域抑或文化艺术领域的时代发展要求。”



郝景芳在青岛书城与记者对谈AI和教育。